中州道學編

下卷

B
126
K45
1691
V.3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LIBRARY
JUN 2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中州道學編卷之二

嵩陽耿介逸菴甫輯

姪　眞　洵　淳　仝校

男　都　孫　耿

明儒

曹靖修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端天資頴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着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旣

壟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
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
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
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
弟子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郡人亦
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
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
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

上得之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其德化感人如此貧不能歸其喪後二十年學士黃
諫爲返葬澠池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
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
疑錄等書宣德九年謚靖修薛文清贊曰氣純質清
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
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
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
爲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

之冠撫按爲之建正學坊於邑中又建祠邑令歲時饗祀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放

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四書者孔曾思孟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

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徵辜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為學不能辨損友益友可乎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是道故無形體之道

皆自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則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觀其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啓手啓足戰兢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毅

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夫子荅顏淵問仁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葢不出乎此矣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者何葢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

之理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乎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胥一中也易之時詩之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爲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爲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做一塲話說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之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曰孝而已

異端謂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蕃何往非理之有
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謂未有天地
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與人物不相干涉吾儒之
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
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感而遂通則
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
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
宗以天地萬物爲幻以人事爲粗迹欲盡爲屏除一
歸眞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嘗謂門

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辯只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名

餘不消說

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膺河南鄉薦亦云河南人祖仲義通經史教授鄉里不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生先生自幼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戲年十二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已亥從父司教鄢陵時以科貢多寡爲黜陟父憂之乃補鄢陵庠生應舉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値父疾日夜侍湯藥惟謹

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擢監察御史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間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一時遠邇咸稱薛夫子云轉大理寺卿因忤王振放歸爲民家居七年造詣益邃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江陝弟子來學甚衆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受學告以居敬窮理爲要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

性非學也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
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英廟
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尋命主考
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
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哉遂引疾致仕隨其所寓
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几爵受取與必度諸
義一毫不苟晩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
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衣冠危坐

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

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從祀孔子廟庭

讀書錄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畫前之易卽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

然已具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於萬善無不該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

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强不息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物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廸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

逆凶又何必卜筮而知凶乎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禮樂征伐不由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修已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修
已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
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誠爲中庸之樞紐卽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爲誠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已之學有

一毫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矣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

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灑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

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慽

然不寧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眞天地之量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前聖賢之

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

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

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

學也

朱子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
小學之樞紐也歟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理本善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四德仁爲大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
有諸已矣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可以寡過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嘉靖中科道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之或先者也考其生平剛方正直不畏强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心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正道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

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李希顏

李希顏郟縣人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爲宗從游者甚衆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爲書徵至京師命詣大本堂授經累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州郡屢聘課士不赴㦖貞寡合竟以東餘終所著有大學中庸心法二卷

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自少爲學即知聖賢所當慕尚宣德七年壬子舉鄉試第一方晏鹿鳴有群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登癸丑進士奉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文淸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焉講論彌日歸乃大肆力於學皆本於躬行實踐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郎英宗北狩公從之英宗復辟改元天順以人望名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江西

撫州隱士吳與弼爲學得伊洛淵源屢薦不起公言
於上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陛下誠徵聘
與弼實本朝盛事上即令草勑加束帛特遣行人聘
之比至授以宮僚與弼累辭不就公爲上言與弼老
且病幸始終恩禮上是其言復遣行人送歸賜璽書
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至今與弼爲有明理學大儒皆
公成就之力也憲宗成化初年進位少保華蓋殿大
學士疏請復故大學士于謙等官賜祭葬以雪幽枉
二年丙戌春奔父喪詔賚賻甚厚命有司爲營葬事

遣中官輔行抵家襄事卽促就道公先後凡五上䟽

乞終制情辭哀切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

勞有加而公感疾浹旬上命御醫調治不愈卒於京

師享年五十有八命禮部致祭凡九壇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謚文達公立朝三十餘年進賢退不肖以

格君心爲已任皆聖賢有本之學一時先達如楊文

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薛文淸公瑄皆敬禮之其詩

文言論必一衷諸道有古穰集若干卷行於世

與薛文淸先生書

嘗竊以爲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爲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于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旣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莫由也巳其志可

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楊諸公意者使得
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楊庶幾於聖賢之道得
聞萬分之一必不爲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
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
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
不知若日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
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閤下其人
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
學七年爲有司催迫赴試不幸而中旣而以公務至

山西得見閣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爲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爲鄉人亦明矣而憂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哉此某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閣下於是願遊其門㫺無虚過一生惟閣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閻子與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童時頴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於墓三年終制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之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轉開州訓導即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之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稍涉不義即相戒曰勿令閻先生

知之人以比之司馬温公之在洛云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清苦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歿之日家計蕭然如黔婁其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所著有自信集行於世

李恭靖公敏

李敏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畿內力革宿弊以蘇州餉道經海口舟多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蘇州以避其險軍民便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讀禮之餘於縣南紫雲山建小屋數楹積書數千卷與學者講讀其中設置學田以供膏火之資未幾而生徒雲集屋舍不能容適侍御白公行中巡歷至斯見其隘陋遂命有司改作之懸以扁額書院之名始此服闋歷山西

四川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廵撫大同大同居極邊孔廟舊無雅樂以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習肄風氣丕變三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具疏請書院勅額詔賜紫雲書院以久病告歸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爲條約期在躬行實踐而襄許之間彬彬有理學之風矣值河南大饑歛條上救荒數事召以左副都御史廵撫保定旋改總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尋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目覩何由知請增

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斂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道遠多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兩省便之因災異上疏勸帝修德任賢優詔荅之以疾乞休帝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白堯佐良輔

白良輔字堯佐河南洛陽人自幼喜讀性理諸書景泰二年成進士思受學於河東薛瑄瑄未許良輔乃以十艇爲贄跽於門日昃不返瑄以其誠延置弟子之列居歲餘盡得其所學拜監察御史廵按山西陜西俱有聲遷太僕卿天順中卒於家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膚膚見若干卷

喬廷儀縉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少頴敏師事薛文清先生成化初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叅議

何文定公瑭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爲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瑭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七歲時入郡城見家人有彌勒佛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闈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

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賜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瑭獨長揖瑾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瑭知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觸犯忌諱調同知開州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嗣位起提學浙江敎本尙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戸禮三部侍郎晉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日事二親躬菽水奉子

娟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門人請粹文錄曰聖賢之道在六籍昭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鹵曰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而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對山嘗言嘗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凌駕惟柏齋不言

而躬行關中馬蹊田亦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於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公之正學可見矣

崔文敏公銑

崔銑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以進士歷叅政淸直著聲銑資禀穎敏風骨岐嶷十歲從父授四書毛詩明年從諸儒講太極圖周易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宰執私託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

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求經史瑾誅召還職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顧戒逸豫爲勸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課耕授徒意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荅不倦且周貧養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爲助者耻於黨附拒絕之乃上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鋭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家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鋭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陞南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鋭端嚴伉爽言動有矩鄉人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窻寤言讀易餘言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鄴郡志諸書行於世

許莊敏公誥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在童韶岐嶷不羣十歲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綏倉塲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枉法誥即劾其狀邊人懷之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誥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誥絶之瑾大怒矯詔黜襄毅公籍寘誥廣西金州判官欲置之死誥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

除郎絕意仕宦抱道潛修授徒講學若將終身焉久之當路交薦以詰見道淵微可備顧問起尙寶丞疏病還里居十餘年世廟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輔臣薦詰宜克講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其於進講語多剴切陳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詰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

學執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覩者幾三十人詣購地塟之衣食不給者賙之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一時成均肅然尋擢吏部右侍郎上疏乞休不允擢南戶部尙書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詔天性孝友仁厚敦重人倫惟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學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篇等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學者稱爲函谷先生

王肅敏公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生而頴異讀書日記千言十三歲補邑庠生即以能古文詩賦名弘治壬戌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尤究心國朝典章聖學矩矱艾疾疏歸旣歿哀毀踰禮尋知高淳晋御史按陝西尋歷提學四川山東皆正學術嚴考校士風翕然丕變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敎行之其敎人養士之道至今尚遵爲成軌

晉湖廣按察司數決疑獄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廵撫四川晉兵部侍郎南兵部尚書召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廷相累疏懇留上皆温旨慰荅即命廷相輔行沿途勞費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廷相位九列而子弟猶布衣所親嘗間以為請曰以吾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與子矣彼學業無成強冐朝廷名器其謂之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皆盡心為之而不自以為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讀書老不釋卷惟以身心

體驗爲自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廷相力辨之嘉靖中分宜秉政賄賂公行廷相應天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語甚痛切其持守堅定不避權倖類如此所著有夏小正解十二篇愼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皆淵源乎道德性命而研精於禮樂規制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

王錦夫尚絅

王尚絅字錦夫河南郟縣人生而頴異五歲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自童穉時已立志爲聖賢之學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曹有賢名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時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燄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甚銜之不閱月綵坐瑾黨伏誅遂菴楊公爲尚書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叅政疏請侍養

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谷山中築讀書臺養粹凝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叅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值邊警遂菴自冢宰告歸復起爲三邊總制見絅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授之不閱月奏捷遂菴特疏薦聞母喪奔歸起復歲值大饑奏救荒十三事遷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爲蒼谷先生蒼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尙也嘗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爲首則學問之所得者深矣

後道明學問大所得者深矣

李君賜承恩

李承恩字君賜河南祥符人父母早喪祖父母鞠之幼不爲童戲八歲就塾師端愼如老成人弱冠入邑庠爲弟子員督學使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闈不第乃罄囊買理學諸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心得見之著述辨晰精嘗多先儒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過於經而穿鑿好異者失之於是著易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拾蔡學庸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太極圖說

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西銘於是各爲之解以發其藴謂理不離陰陽不雜陰陽其不離中以不雜爲體不雜中以不離爲用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至矣哉

承恩平生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劄記數種者顧知來者逆說存稿若干卷卒年四十九

尤季美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自㓜郎厭棄詞章一意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鄉試除章丘敎諭課士皆以躬行爲主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事以師禮壬寅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責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陞戸部主事尋以母老乞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常坐一小齋見後進來學甚喜啓廸不倦甞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道只

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惓惓於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有一言而終身可行其恕乎之語其立教簡易平實而造詣之純德器之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稱其褎然爲一代眞儒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

李育吾根

李根字伯生號育吾孟津人生而頴慧不類常兒十二從父中丞公授周易洞解奥義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中丞公遭讒謝世蚤事其母孟孺人克盡孝道日下帷攻苦以冀光顯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絶意仕進日侍尤西川先生於洛究心聖賢之學涵養造詣卓然係吾道之望晚廹母命就信陽博士尋擢國子學録雅意作人與新安孟叔龍交相砥礪秩滿量移職方員外郎晉僉憲備兵延安未幾遂解綬歸

徜徉林泉二十年課子若孫沉酣典籍潛心默繹有所得輒著之篇其論學得伊洛宗旨三川賢士大夫仰之若泰山北斗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有修竹館集大儒家訓永思詩集共若干卷藏於家

李省雲繼業

李繼業字伯耀號省雲河南襄城人其曾叔祖大司農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田購書集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公承先志益加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四子之書訓廸後進期于躬行實踐學者皆稱爲省雲先生云公所立爲學程規甚密人初疑以爲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準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眉宇從容順適若有餘樂則未嘗不心醉歎服以爲不可及而從遊者日

益衆矣嘉靖乙卯登賢書後屢上春官不第將隱于山中廹于親命筮仕東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處不爲彌縫嘗曰吾守聖賢之訓方寸自有神明豈敢剝民奉上以一官頓喪生平乎久之諸監司皆不悅公亦知直道難行遂投劾歸旣歸稼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書院課授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爲有洛學之風焉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肉待弟有恩義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語錄

易者天地人物之囊橐也非私欲淨盡不能默契其理洗心藏密四字正是聖人吃緊爲人處

易所以摹寫天地之性情然裁成輔相之道實寓於其中聖人作易與天地同功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

天地之道於人性中體驗出來倍見親切

天地與人本無二理能盡巳性則天地在一身矣盡性功夫要在敬以直內時時涵養纔有萌芽益加省

察此慎獨二字爲聖學關鍵也

物欲是銷鑠吾性者須克治得盡又時時提撕警覺認識本體真見天理流行呈露於前方是學問得力處

剥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學者必先有骨力方可肩荷斯道集義之功正所以培養骨力

孝親是人生一點良心最爲真切人能擴而克之便與天地相似

威儀言辭皆根於心不是外面工夫能於此處着力

則爲學便有把柄

學者第一要變化氣質矯輕警惰四字最爲吃緊

學者須是信理流俗毀譽付之勿論若一有討好念頭則爲所動矣

朱子小學一書是作聖根基最有功于天下萬世當與五經四字之書並重

李子仁士元

李士元字子仁河南人弱冠舉於鄉即有志聖賢之學會尤西川講學於洛即首爲依歸溯伊洛以窮洙泗兩人深相得也初授如皐教諭嘗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敎其爲敎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晉國子監助教端範彰志一如在如皐時遷代州知州視民如子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及罷官歸里司以西川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西川歎息曰斯道孤矣萬曆末

年從祀鄉賢蓋公論久而不泯云

曾鄭卿邦彥

曾邦彥字鄭卿雒州人嘉靖乙酉解元庚戌進士授行人時嚴嵩縱柄國遂疏終養學以程朱爲宗海內師法之隆慶改元起吏部主事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刑部侍郎耿楚侗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吾信曾君矣

中州道學編

謝仲川江

謝江字仲川洛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以上不負君下不負學爲已事侃侃焉知無不言無不盡雖觸權犯忌遭大譴責不悔也自謝政歸田怡然曰以直道貫罪非名教所棄絕今而後講學之志庶大慰也於是從游尤西川之門與李春野陳仁泉諸公互相証發朝夕不倦著有滋心語錄皆其所領悟有得者也穆宗繼統召還罪譴諸臣江閉戶日久與長安當事者不相聞問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

被登用止復江魁鼎而已及卒遺令子孫不必營求入鄉賢其狷介類如此所著有巘陽諫帥滋心語錄行於世

陳道徵麟

陳麟字道徵洛陽人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故其爲文屢不售後念家貧親老乃稍屈就之遂聯捷成進士初任河間府推官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削籍歸里從尤西川講學麟嘗謂作樂娛屍爲凶喪陋俗斷而去之時稱爲砥頽波一注云所著有歸田漫錄卒祀鄉賢

周竹溪道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河南懷慶人師事何文定以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廵按宣大士人肖像祀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